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3.012

《义府续貂》所论形讹字辨析

熊舒玲

摘要: 蒋礼鸿所作《义府续貂》从词义、音韵、词源等方面考订形讹字,条分缕析,言甚详明。通过对蒋礼鸿先生论及的形讹字情况进行整理,发现全书25例形讹字中有3例恐误,11例仍存在较大争议或亟须补充的讹字,现对此重新校释,补充材料、辨析讹字,并进一步探讨形讹字与汉字系统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义府续貂;形讹字;讹误

中图分类号: H1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3-0100-07

收稿日期: 2023-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东汉至唐朝出土文献汉语用字研究(项目编号: 21&ZD295)。

作者简介: 熊舒玲(1998—),女(土家族),重庆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中古及近代汉语, E-mail: 1753412975@qq.com。

一、《义府续貂》所列形讹字整理

《义府续貂》提到的形讹字共25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被释字的形讹现象进行考证。另一类是援引经典对形讹字的论述。对于《义府续貂》中引用他人所论形讹字的观点,蒋礼鸿并非完全认同,有时提出不同的见解。“《淮南子·原道》:‘漠昏于势利,诱慕于名位。’王念孙曰:‘漠昏皆当为溟昏,字之误也。’案:王氏改漠为溟,甚确,昏则不必改眠”^[164]。通过穷尽式考证《义府续貂》中提到的25例形讹字,其中11例论述理据清楚充分:犬-大、黻-黻、漠-溟、楔-榫、弥-弼、条-悠、閤-閤、菩-善、蓝-监、当-常、棍-棍。

二、《义府续貂》所论形讹字质疑3例

(一) 极-楸

蒋礼鸿^[153]指出《急就篇》“酤酒酿醪稽极程”,稽与积音近,《急就篇》极一作槩,极、槩皆楸之形误。槩者,楸字误作楹,又转写为槩也。

按:依蒋礼鸿之说,原句应划分为“酤酒酿醪/积楸/程”。

“穰”“穰”在字形上非常相似。“极”字繁体字形也与“穰”字相近，有一定讹误的可能，但无法确切表明属于讹误。从形体上看，未有“极”误为“穰”之先例。且“穰”之构件“木”在下，而“穰”之构件“禾”在左。若“穰”形讹为“穰”，则需先发生讹误，再转写，发生形讹的可能性很低。

“极”应为“榷”字之误。王筠见《玉篇》中榷字与案、杵、櫺、榼等字排列在一起，认为榷为酒食器之属。此处“榷程”指古酒器，《说文·稽部》：“稽，留止也。”^{[2]124}原句划分“酤酒酿醪/稽/榷程”为宜，意为取来或酿好的酒留在经程中，榷字比穰字在原句中句意更为通顺。《韩诗外传》：“齐桓公置酒，令诸大夫曰：后者饮一经程。管仲后至，当饮一经程。”^[3]沈元先生指出“榷程”“经程”“穰程”为一词异体^[4]。裘锡圭先生在《榷与榷程》指出“榷”“经”“穰”通用^[5]。“极”为“榷”之误，“榷”“穰”为异体字，足可为证。

(二) 富-宴

蒋礼鸿^[13]指出《贾子新书·礼篇》“天清澈，地富媪”，富明为宴字之误，宴媪即晏温，亦即氤氲，不得分两字两义释之。

按：“富”字和“宴”字在所有字形中并无相似之例。“地富媪”与“天清澈”成对文，指的是富庶繁盛之貌，并非蒋礼鸿说富为宴字之误。《康熙字典》有：“媪：热貌。”《后汉书·礼乐志》有“后土富媪，昭明三光”^[6]。章太炎曰：“大地富媪博厚矣博厚，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7]。《汉语大字典》列“富媪”一条，依王先谦补注引吴仁杰说，媪当为“媪”字之误^[8]。《说文·日部》有：“晏，天清也。”^{[2]134}周天籁在《文字辩证》中提到晏温为和暖之意^[9]。

依蒋说应为天气氤氲，“地晏温”与上文“天清澈”产生意义重复。此处应为“地富媪”，指地貌富庶繁盛，文意方能通顺。杨树达在《汉书窥管》中有：“媪有两义：一曰烟媪，天地合气也。一曰郁媪也。富媪以烟媪为义。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即《新书》天彻地富媪物时孰之意”^[10]。

(三) 据-昵

《贾谊新书·道德说》：“据据如窃膏谓之德。”^{[1]62}蒋礼鸿引用《说文解字》《广雅》等从声训的角度认为，“盖德主于恩慈，使人相亲慈，如膏之黏，故曰昵如窃膏谓之德”^{[1]62}。



按：原文为“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泽者，鉴也，谓之道；据如窃膏谓之德；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1]143}。根据下上文，德之六理以玉效。蒋礼鸿校“昵”，其义为黏附，义与玉不符。

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引用《说文·肉部》据为鸟腊，指出：大约干鸡之肉很精细，此处用作形容词^[12]。以玉比德，自古有之，《说苑·杂言篇》说玉“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13]256}。“据”应作形容词，指玉质精华如窃膏。徐莹注《新书》有“据指玉的内质。窃膏：油脂”^[14]。今本多言据而不用昵。

三、《义府续貂》所论形讹字补充分析 11 例

(一) 鵬-穹

《管子·侈靡篇》：鵬然若謫之静，动人意以怨^{[13]601}。俞氏《平议》曰：鵬然句不可解，疑当作穹然若高山，……鵬乃穹字之误，篆文穴字与隶书肉字相似，因改为鵬矣^{[15]232}。蒋礼鸿案“穹，宀，突也。穹义与高山不属，且穴字何缘移于左侧而变为月乎？窃谓鵬盖睢之异文”。

按：《说文·之部》中“之”字的篆文字形为，“山”字的篆文为。仅比较二字的篆字字形，“之”和“山”存在微小的差异，但仍可分辨。但是在秦汉的篆刻中，“之”与“山”在字形上的差异几不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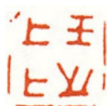


图1 秦前·王之上士



图2 秦·王之印



图3 汉·尚符玺之印

图1的“之”是比较早的篆刻字形，笔画上十分接近“山”字。图2的“之”的上半部分跟“山”的字形已经完全相同，并且与下半部分的联系已经断开，更容易误认为“山”。图3中的“之”是典型的篆刻字形，上半部分接近“山”字字形。从字形上看，篆刻“之”字字形与“山”的楷书字形相似。“高山”与下文“流水”相对，文意更为通顺。钟泰校定为：鸾然若高山，人生所往；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15]232}。“鵬然若諠之静”中“之”字应为“山”的形讹字。俞樾认为篆文穴字与隶书肉字相似，因此鵬为鸾的误字。蒋礼鸿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引《说文》证“鸾”义与后文“高山”不属，并且“鸾”的穴部在上，而月在左侧，并非鸾的误字。他从字形和字义两方面论证了“鸾”字在原句中句意不通，并且字形差异较大。从“鵬”形体结构来看，应当为“雕”之异文。

(二) 虱-风

《贾谊新书·劝学篇》：榆铍陂，杂芷若，蠹虱视，益口笑^{[11]134}。蒋礼鸿^{[11]15}认为“蠹虱当作风蠹，即逢蒙也。轻唇音古读重唇，明古音风、逢皆如蓬，风蠹即逢蒙也”。

按：原文为“夫以西施之美尔蒙不洁，则过之者莫不睨尔掩鼻。尝试傅白黛黑，榆铍陂，杂芷若，蠹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6]134}。原句上下文描写的是西施的动作神态。“榆铍陂，杂芷若”成对文，“视”和“笑”上下相对。而《说文解字》中“蠹”“虱”是啮人的虫，与下文“益口”无法呼应。此处的“虱”应为笔画缺漏而误，本为“风”字。

(三) 伏-仗

蒋礼鸿考据《东皋杂录》中“杜诗阑风伏雨秋纷纷，伏乃仗字之误”，写杜诗者或作长，或作仗，故作仗之本又误为伏^{[11]26}。

蒋礼鸿引经据典，“蔡氏《草堂诗笺》云：‘旧作阑风长雨，王荆公改仗；黄鲁直云：‘当作长。’仗当为仗字之误。……详渔隐之意，以作长为是，仗为非。今谓冗长之长，义为猥多，音与仗同，故亦借仗字为之，观《阙史》注字可知也。《三希堂法帖》第十五册，米芾书《天马赋》：‘入仗不动，终日如杯。’又曰：‘英风顿尽，冗仗长排。’其仗字皆书作。而《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西域传》‘至乌那国’注云：‘旧云乌长。’字与米书同。此杜诗长两字借仗为之而又误为伏之证也”^{[11]26-27}。

按：不仅米芾，清代王铎书写的“仗”字字形也很接近“伏”字。蒋礼鸿认为本字为“长”，由于意



图4 北宋·米芾书“仗”



图5 清·王铎书“仗”

义繁多,借用为音同的“仗”字,又因形近误为“伏”字。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大部分采用“伏”字。郭芹纳与蒋礼鸿的观点相同,他指出:“伏字乃仗字形近之误,仗字则又是长字的假借。长有多、余之意。‘阑风长雨’者,谓阑珊之风,冗长之雨也”^[16]。高小方曰:“考《广韵》去声四十一漾韵内,仗、长并音直亮切,长有多余之义。《世说》载王忱求簪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杜诗长字,实即长物之长。阑风长雨者,谓阑珊之风、冗长之雨也”^[17]。曾国藩亦采用“长”字,认同“阑风长雨秋纷纷”之说^[18]。宋代魏了翁《水龙吟·登白鹤山借前韵呈同游诸丈》:阑风长雨连霄,昨朝晴色随轩骤^[19]。清代王韬《杂忆》诗之二:棠梨院落枇杷门,长雨阑风夜断魂^[20]。

(四) 无-芜

《楚辞·九辩》:块独守此无泽兮^[140]。

按:闻一多认为此篇为旅途所作,结合前后文义,“无”为“芜”之省借或误字,引用《风俗通义·山泽篇》:“水草交错,名之为泽。久雨则百草怒生,潢潦淳滯,而成斥卤。芜泽正言其水多也(此意何君善周所发)”^[21]^[98]。蒋礼鸿曰:“释之云者,即诗人所谓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之降、说、夷也。无泽即不释,谓失职忧慙之思不解”^[140]。闻一多“无”为“芜”误字之说缺乏有力的支撑依据,曾国藩及后世学者皆采用“无泽”,意为独守之忧思。

(五) 割-剖

高诱注《淮南子·泰族》:“夫蛟龙伏寝于渊而卵剖于陵”,蛟龙、鳖属也,乳于陵而伏于渊,其卵自孚^[144]。

蒋礼鸿引王念孙之说:“割当为剖,字之误也。许慎注曰:‘孚,谓卵自孚也。’孚、剖声相近,故高注云云也。”蒋礼鸿认同割为剖之误字。胡亚军认为“卵剖于陵”中“剖”意为破开,此处指孵化^[22]。

按:图6“剖”和图7“割”的行书字形比较相近,容易误认。



图6 晋·王羲之《普觉国师碑》书“剖” 图7 晋·王羲之《念君贴》书“割”

《汉语大词典》:“剖,破开。”原文义为蛟龙卵破开。本字应为“剖”,今本多误作“割”。

(六) 可-句

《论衡·自纪篇》:杨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遁出君山。蒋礼鸿指出,刘盼遂谓稽可未详,朱宗莱校元本可作古,稽可、稽古皆非是,可当作句,形近之误也^[153]。

按:蒋礼鸿引用段注说解稽句即稽榘,义为诘屈不得伸,义与“杨家不通”一律^[153]。“可”和“句”都属于半包围结构中的右上包,并且中间的部件都是“口”,从字形上看二字字形十分相似,容易讹误,并且“稽句”更符合原句句义。郭在贻亦认为“蒋说甚允”^[23]^[15]。

(七) 疲-坡

《子虚赋》:罢池陂陲,下属江河^[159]。王文彬曰:“《玉篇》:‘罢,极也。’颜氏《刊谬正俗》:‘陂池读如坡陲,犹言靡迤耳。’是陲与池同(案:王氏谓陂池之池既读如坡陲之陲,则罢池之池亦与陲同,陲

义为靡迤也)。罢池，言极其所至，靡迤下尽也。一曰：‘罢池即坡池之异文。坡误为疲，疲又转写为罢耳。’”^[1159]

按：对于王文彬的说法，蒋礼鸿并不认同，他认为“《玉篇》所云极，乃疲极之极，本字作𤑔。《说文》：‘𤑔，慵也。’非极尽之极也。以罢池为坡池转写之误，其说尤误。盖自此以上为四字句者凡八，皆就云梦之山而貌其情状，无缘复言坡池。罢池陂陲，并叠韵连语，乃靡迤下属之貌耳”^[1159]。蒋礼鸿之说条理清晰，并引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广弘明集》为证，理据充分。疲非坡之误，以蒋说为是。

(八) 鬢-鬣

蒋礼鸿指出《贾谊新书·修政语》中“鬢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此所导者乃河，非别有其他物可环河而导之也，环河义不可通，鬢乃鬣字之误^[1163]。

按：卢文弨曰：“鬢与环同，别本作环”^[1163]。章太炎曰：“‘鬢’与‘凿’、‘洒’同是决行之意。河千里一曲，必转旋行之，故曰鬢河也。‘鬢’即‘旋’之假借。贾谊别本作‘环’”^[24]。

蒋礼鸿曰：“《诗·鲁颂·泮水》：‘狄彼东南。’释文曰：‘郑作别，治也。《韩诗》云鬣，鬣，除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谓郑笺从韩义。然则鬣河而道之即治河而导之，鬣者，谓疏濬耳”^[1163]。《淮南子·要略篇》作“别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为之证，蒋说为是。

(九) 眡-眡

蒋礼鸿指出《贾谊新书·官人》篇“柔色伛偻，唯谏之行，唯言之听，以睚眡之间事君者，厕役也”，此当作睚，其作睚眡若眡者，形近之误耳^[1165]。

卢文弨校曰：“此睚眡非怒视也，盖谓不出君之目前耳。建本作睚眡，潭本亦作眡，皆未详”^[251]。

按：卢说“眡”为“眡”字形近之误。《康熙字典》：“眡，与眡同。举目相忤貌”^[26]。蒋礼鸿曰：“睚眡皆目动，谓伺君之眼色以承应之”^[1165]。以蒋说为是。

(十) 收-牧

蒋礼鸿指出《荀子·君道篇》“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收众当作牧众，字之误也^[1115]。

按：蒋礼鸿曰：“《韩诗外传》六：‘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窥远牧众也。’又曰‘故牧者，所以开四目，通四聪也。’《外传》之窥远牧众即《荀子》之窥远牧众甚明”^[1115]。牧有视察之意，与窥相对。图8“收”与图9“牧”的行书写法十分相近，当属形近讹误。



图8 晋·王羲之《普觉国师碑》书“牧”



图9 晋·王羲之《金刚经》书“收”

(十一) 到-到

《楚辞·天问》：到击纣躬，叔旦不嘉^[2151]。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的《楚辞新证》谓“到”作“列”，“‘列’当读作‘厉’，‘厉’与‘列’或‘烈’古多通用。‘厉击纣躬’是说武王猛厉以射击纣躬”^[27]。《姜亮夫全集》：“到，朱本作列，洪引一本作列，朱引一本作到。寅按：以章句义审之，作到是也，以文义审之，则作列是也”^[28]。游国恩《天问纂义》云：“到，当作列，形近而误。按：列，杀也”^[29]。

按:蒋礼鸿曰:“到乃到字形近之误。柳宗元对曰:‘颈纣黄钺。’颈纣即到击纣躬,乃绝颈也。其义至明。闻一多《楚辞校补》,疑到击之到当作劲,亦引柳对,谓似柳所见本亦作劲,可谓失之眉睫也”^[1]¹⁵⁰。闻一多谓:“‘到击纣躬’,到疑到之讹,说详《校补》。到即径路、轻吕之省称。此曰‘到击’,犹《周书》曰‘击之以轻吕’,《史记》曰‘以轻剑击之’,《世纪》曰‘以剑击之’之义也”^[30]。《说文·刀部》:“到,刑也”^[2]¹⁸⁷。其义与蒋礼鸿的观点,“到”当为“到”,形近而误。

四、《义府续貂》形讹字辨析的意义

一是为校勘、训诂等工作奠定了正确方向。古籍校勘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比较相关材料,考订文字的异同,审定其是非,准确地恢复古籍原文的本来面目。蒋礼鸿对《荀子》《管子》《淮南子》《史记》《太平广记》等经书典籍的形讹现象作出详细说明,为这些重要典籍的校勘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赵宗乙译注《淮南子》,引《义府续貂》“调调”条:“条”为“悠”字之误,“间”为“闇”字之误^[31]。

二是为形讹字的考定提供了思路。在汉字漫长的简化演变过程中,形讹现象十分常见。罗振玉曾在《同龢》跋里说:“金文中别字极多,与后世碑版同,不可尽据为典要。即以此器言之,对字作和,讹别已甚。随意变化增省,类此甚多”^[32]。蒋礼鸿考证汉字形体之间的关系,辨析形讹现象,可以为结构相似的形讹字提供思考的方向,甚至作为形讹字辨析的佐证材料。管锡华引“烽”条,辨析“烽”“峰”二字^[33]。王锜在《〈全宋词〉刊误拾遗》中多次引用《义府续貂》,进而勘判形讹字。

三是有助于促进汉字系统的良性发展。大部分的古籍材料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晕染等原因,笔画结构极有可能欠缺难以辨识,后人在誊抄刻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别字或错字。范祥雍先生曾点校《法书要录》,指出二王杂帖难以理解的原因之一是“刻写流传讹夺,现无善本可据”^[35]。蒋礼鸿、俞樾等人考订古籍讹字,规范正字。讹字研究为字典编纂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淘汰扰乱汉字系统的讹字,规范汉字。

五、结语

通过对蒋礼鸿在《义府续貂》中论及的形讹现象进行穷尽式考察,共整理出25处形讹字。校释其中“极”“踞”“富”三处。“极”当为“榧”字之误,非蒋先生所说“极”为“榧”字之误。“踞”应作形容词,非蒋先生所说“踞”为“昵”字之误。“富”非“宴”字之误,“富焮”指地貌富庶繁盛。除此之外,对于学界仍存在争议的11处形讹字,通过进一步考证辨析,发现蒋礼鸿判断准确无误,并补充了引证材料。笔者在考证过程中,深感形讹字影响之大,形讹字使学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校准原文。蒋礼鸿辨析古籍中的形讹字,指出正字,明确汉字的笔画结构,基本无误,为校勘、训诂等工作奠定了正确的方向,也为其他形讹现象的考定提供了解决思路,规范了汉字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汉字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蒋礼鸿.义府续貂(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3] 晨风,刘永平.韩诗外传选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31.
- [4] 沈元.《急救篇》研究[J].历史研究,1962(3):61-87.
- [5] 裘锡圭.榧与榧榧[J].文物,1987(9):31.
- [6] 班固.汉书: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9:166.

- [7] 上海人民出版社.章太炎全集:第8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53.
- [8] 本书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普及本[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223.
- [9] 周天籁.文字辨正[M].上海:文光书局,1936:97.
- [10] 杨树达.汉书窥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3.
- [11] 贾谊.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1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1.
- [13] 陈志坚.诸子集成:第4册[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 [14] 徐莹.新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283.
- [15] 钟泰,陈赞.钟泰学术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6] 郭芹纳.训诂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32.
- [17] 高小方.古代汉语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9.
- [18] 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上)[M].长沙:岳麓书社,2015:465.
- [19] 王诤.全编宋词:第3册[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1461.
- [20] 张宏渊.后聊斋志异[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218.
- [21] 闻一多.楚辞校补[M].长沙:岳麓书社,2013.
- [22] 胡亚军.淮南子[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8:291.
- [23] 郭在贻.训诂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24] 章炳麟.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729.
- [25] 陈国勇.新书[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76.
- [26] 张玉书,马涛.康熙字典:第3册[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1623.
- [27] 潘啸龙,毛庆生.楚辞著作提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414.
- [28]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95.
- [29] 袁梅.屈原宋玉辞赋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8:248.
- [30] 闻一多.乐府诗编:第5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609.
- [31] 赵宗乙.淮南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789.
- [32]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M].山东:齐鲁书社,1981:242.
- [33] 管锡华.汉语古籍校勘学[M].成都:巴蜀书社,2003:186.
- [34]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3
- [35] 张俊之.二王杂帖释文订正四例[J].东岳论丛,2012,33(4):102-105.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of Glyphic Errors Discussed in *Yifu Xudiao*

XIONG Shuling

Abstract: *Yifu Xudiao* is an important work by Jiang Lihong. examining with detailed and careful analyses and explanations the characters with glyphic errors in terms of their semantics, phonology and etymology. Through collating the cases of characters with glyphic errors discussed by Jiang Lihong, it is found that among the 25 cases of glyphic errors discussed, 3 cases are likely to be incorrectly determined, and 11 cases are still controversial or need to be determined urgently. In this paper, these cases are re-checked and re-glossed, and more materials are added for analyses of th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yphic err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is further explored.

Keywords: *Yifu Xudiao*; character of glyphic error; mistakes